

上卷

Gia mi fur dolci inviti a empir le carte

I luoghi ameni.

ARIOST, sat. IV. ①

① 意大利文，“从前，那些迷人的所在曾经殷切地要我描写它们——阿里奥斯托，讽刺诗第4首。”

第一章

一七九六年的米兰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波拿巴将军^①率领着一支年轻的军队进入米兰^②。这支军队刚刚越过洛迪桥^③，向全世界指出，经过多少世纪以后，恺撒^④和亚历山大^⑤终于后继有人了。意大利在这几个月里所耳闻目睹的那些英勇和天才的奇迹，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法国人到来的前一星期，米兰人还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一伙土匪，一碰上皇帝兼国王^⑥陛下的大军，就会望风而逃；至少那张用邋里邋遢的纸张印的、巴掌大小的小报就是每周三次向他们这样报道的。

① 波拿巴将军（1769—1821），即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获少将衔，督政府时期统兵第一次远征意大利，大败奥地利军队。

② 米兰，意大利第二大城。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平原的西北部，是伦巴第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和金融中心，有著名的拉·斯卡拉剧院。

③ 1796年5月11日，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的洛迪城大败奥地利军队。战争最激烈的地点在阿达河的桥头。5月15日法军进入米兰城。

④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在高卢总督任内，征服高卢全境，又渡海侵入不列颠，权力迅速扩大，后曾建立独裁统治。

⑤ 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古代著名统帅，马其顿国王。曾在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的领域内，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⑥ 指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茨二世（1768—1835）。

在中世纪，共和主义的伦巴第人曾经表现得和法国人一样勇敢，他们理应看到德意志的皇帝们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①。自从他们变成**忠实的臣民**以后，逢有富贵人家的小姐出阁，在粉红塔夫绸的小手绢上印印十四行诗，就算是他们的大事情了。而那位小姐呢，在这件人生大事以后的两三年，就有了一位男伴；有时由夫家选定的随侍骑士^②的大名还会在婚书上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这种柔弱的风习和法国军队猝然来临所引起的深刻情绪比起来，可真是相差得太远了。很快就兴起了充满热情的新风气。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那天，整个民族看到，他们以往所敬重的那一切，都是极其可笑的，有时还是丑恶的。最后一团奥地利军队的撤离，标志着旧观念的崩溃。不顾性命的冒险成为一时的风尚。过了几个世纪的百无聊赖的日子以后，他们看出来，要想幸福，就得拿真正的爱去爱祖国，就得去追求英雄的壮举。查理五世^③和腓力二世^④连续的专制暴戾的统治，使他们陷入茫茫的黑夜。推倒了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雕像，他们突然又沐浴在

① 米兰在12世纪是一个城市共和国，它曾联合其他的伦巴第城市共同抵抗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世，保卫自己的独立。在长期围攻（1660—1662）以后，米兰粮绝投降。腓特烈一世为了表示惩罚，竟下令毁灭这个城市，甚至于在米兰旧址上进行耕种。

② 随侍骑士，指经常陪伴贵妇人，向她献殷勤、效劳的人。

③ 查理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西班牙国王（1516—1556）。领有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美洲西班牙殖民地。

④ 腓力二世（1527—1598），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1550年查理五世把米兰公国封给他。

阳光之下。过去的五十来年，也就是正当《百科全书》^①和伏尔泰^②在法国得势的年代里，僧侣们一直在向米兰的善良人民大声疾呼：读书识字或者学习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徒劳无益的，只要分厘不差地向本堂神父^③缴纳什一税^④，并且把一切细小的罪过都老老实实地向他们交代，就差不多完全有把握在天堂里得到一个好位置。为了彻底柔化这个从前是那么勇猛、那么富于理性的民族，奥地利还把免向奥军提供新兵的特权廉价售给了他们。

在一七九六年，米兰的军队由二十四名穿红色军服的无赖汉组成，他们协同四团服饰华丽的匈牙利掷弹兵镇守着城市。风俗败坏到了极点，可是热情却非常罕见。一切都得不厌其烦地向本堂神父交代，否则就是在这尘世上也有身败名裂的危险；除此以外，米兰的善良人民还受到君主政体带来的一些琐细而又不由人不气恼的束缚。譬如说吧，那位住在米兰，代表他的当皇帝的侄子来统治的大公^⑤，忽然起了做小麦生意的发财念头。结果是，

① 《百科全书》，全称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或工艺详解辞典》，共35卷，由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先驱者共同编纂。主编是狄德罗，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等皆曾撰稿。他们哲学观念虽不尽相同，政治主张也不一致，但是他们都坚决反对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并在《百科全书》和自己的著作中传布他们的思想。

② 伏尔泰（1696—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运动创始人之一。他的著作对准备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巨大作用。

③ 本堂神父，主管一个地区的普通教堂的神父。即使同为本堂神父，地位也随着教堂的大小而异，偏远地区的或是乡村的本堂神父远不及通都大邑的本堂神父。

④ 什一税，中世纪起基督教强制欧洲各国人民缴纳的苛税。最初农民需将自己的收获物的十分之一缴纳教会，作为主教、僧侣、教堂和赈济之用。后教区内所有的人都要缴纳，税额一般也超过十分之一，专供教会上层分子享用。

⑤ 指奥地利的费迪南大公（1754—1806），1771年任米兰和芒托瓦总督，1796年5月9日离开米兰。他是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二世的叔父。

在殿下的粮仓装满以前，农民不得出售粮食。

有一个随着军队一同来到的、后来出了名的年轻的细密画家，姓格罗^①，为人有点狂放，一七九六年五月，法军进城后的第三天，他在那家很大的塞尔维咖啡馆（当时很红的一家）里，听人说起这位肥胖异常的大公的生财之道，便拿起一张印在粗劣的黄纸上的冷饮价目表，在背面画上这位胖大公；还画了一个法国兵朝他肚子戳了一刺刀，流出来的不是血，却是数量惊人的麦子。我们所谓讽刺画或者漫画的那种东西，当时在这狡猾的专制统治下的国家里是没有人见过的。格罗留在塞尔维咖啡馆桌上的这张画，就像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奇迹，当天夜里被人制了版，第二天卖了两万份。

在同一天里，贴出了告示，征收六百万军税供应法军的需要。法军虽然刚打了六次胜仗，征服了二十来个省份，但是却缺少鞋帽和衣裤。

幸福和欢乐像汹涌的潮水似的，随着这些如此穷困的法国兵涌入了伦巴第，因此只有教士们和少数几个贵族才觉察到这笔六百万军税的沉重。况且紧接着又加上了许多笔别的税。那些法国兵成天价又是笑，又是唱。他们都不到二十五岁，他们的统帅二十七岁，已经算是军队里年纪最大的了^②。他们这样欢笑，这样朝气蓬勃，这样无忧无虑，恰好给了僧侣们愤激的说

① 格罗（1771—1835），法国画家，曾先后担任拿破仑及波旁王朝的宫廷画师，作过许多颂扬拿破仑的图画。

② 1792年法国首先在欧洲宣布实行全国义务兵役制，征集所有18岁到25岁的公民入伍，因此比起欧洲封建国家招募的军队要显得年轻得多。拿破仑生于1769年，1796年5月进入米兰时是27岁。

教一个有趣的回答。半年以来，僧侣们一直在神圣的讲坛上说：法国人是恶魔，他们在死刑的威胁下，不得不烧光一切，不得不砍掉所有人的脑袋，因此每个团在进军时，队伍前面都带着一架断头台。

在乡下，可以看见法国兵在茅屋门前哄主妇的婴儿睡觉。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鼓手拉起小提琴，凑起一个舞会。四组舞^①太艰深，太复杂了，连士兵们自己也不怎么会，所以他们没法教当地的妇女们，倒是她们来指点这些法国小伙子跳“蒙费利诺”^②、“萨特莱罗”^③以及其他的意大利舞。

军官们尽可能给安排到有钱人家去住，他们也的确需要好好养息养息。譬如说，有个叫罗贝的中尉，就领到一张住宿券，到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府里去住。这位新征入伍的、相当机灵的年轻军官跨进府邸时，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④，那是不久以前他在皮亚琴察^⑤领到的。冲过洛迪桥以后，他从一个被炮弹打死的、英俊的奥地利军官身上剥下一条崭新漂亮的黄土布长裤，再没有比这条裤子来得更是时候的了。他的军官肩章是羊毛的，他的呢军服的袖子用线缝在夹里上，才勉强把破成一块块的料子连在一起。不过，还有更惨的呢：他那双皮鞋的鞋底也是用在洛迪桥另一边的战场上拾来的帽子裁成的。这两只胡

① 四组舞，起源英国民间的一种舞蹈，后来流传到宫廷中，成为一种宫廷舞蹈。

② “蒙费利诺”，起源于意大利的一个叫蒙费拉的地方的一种简朴而庄重的布列舞，在意大利北部曾经流行过很长时间。

③ “萨特莱罗”，一种两拍的圆舞，其中夹有跳跃动作。

④ 埃居，法国古代的银币，一般值3法郎，但也有值6法郎的。

⑤ 皮亚琴察，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米兰东南的波河南岸。

乱凑合的鞋底用非常显眼的绳子绑在鞋子上，因此府里的总管来到罗贝中尉屋里，请他去和侯爵夫人一同用晚饭的时候，他可真是为难死了。好在这顿要命的晚餐还有两个钟头，他的勤务兵和他设法把军装又补了补，还用墨水把皮鞋上的倒霉绳子染黑。最后，那个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么局促不安过，”罗贝中尉告诉我，“那些贵妇人以为我要去吓唬她们，其实我比她们哆嗦得还要厉害呢。我看着我鞋子，真不知道怎样走才显得文雅大方。台尔·唐戈侯爵夫人，”他接着说，“当时正美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您^①是见过她的，眼睛是那么的美丽，而且像天使般的温柔；漂亮的头发是深金黄色的，把一张迷人的鹅蛋脸衬托得千娇百媚。我住的那间屋里有一幅列奥那多·达·芬奇^②的《希罗底》^③，简直就可以说是她的肖像。幸亏一见之下，我就被这种天仙似的美貌迷住，把自己的打扮完全忘了。两年来，我在热那亚^④一带的山区里，看来看去，只是些丑陋、悲惨的景象。我鼓起勇气，跟她说了几句话，表示心头的喜悦。

“不过，我还没有糊涂到把恭维话说个没完的地步。在我斟

① 在谈话中，一般用第二人称复数（在本书中译为“您”）称呼对方，表示客气；用第二人称单数（在本书中译为“你”）称呼对方，主要用于下列范围：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成人对儿童；上级对下级等等。

② 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伟大画家。他的绘画善于描绘人物的性格，通过动作和姿态来表现内心活动。代表作有《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

③ 《希罗底》，有好几幅以犹太王希律的妻子希罗底为题的画，在司汤达那个时代都认为是达·芬奇的作品，其实是他的学生们所画。

④ 热那亚，意大利最大的商港，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海的热那亚湾北岸。

词酌句的时候，我看见在这间到处都是大理石的饭厅里有十二个穿号衣的跟班和不少亲随，他们的打扮在我当时看来真可以说是豪华极了。您就想想吧，这群混蛋不但穿着挺好的皮鞋，而且还有银扣襻呢。我斜眼一看，一双双眼睛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军服，说不定还在望着我的鞋子，这可叫我难受死了。我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人全都吓住，可是怎么才能叫他们规规矩矩，而又不至于使两位贵妇人受惊呢？因为侯爵夫人，正像她后来屡次告诉我的，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子，派人把住在修道院里念书的小姑娘吉娜·台尔·唐戈接了回来。吉娜就是后来的那位迷人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在称心如意的时候，没有人能比她更快乐，更和气，在倒霉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比她更勇敢，更泰然。

“吉娜当时大约十三岁，不过看起来却像有十八岁，又活泼，又直爽，这您是知道的。她见了我那一身打扮，生怕自己一下子笑出来，竟不敢动嘴吃东西了。侯爵夫人却恰恰相反，她一个劲儿用客气话敷衍我。她从我眼睛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我的不耐烦。总而言之，我是一脸的尴尬相；我在默默地忍受别人的轻蔑，而据说这是一个法国人所办不到的。终于，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跟两位贵妇人谈起自己经历的困苦，谈起两年来那些愚蠢的老将军把我们留在热那亚山区中所过的苦日子。我告诉她们，我们在那里领到的是当地不通用的指券^①和每天三两面包。我谈了还不到两分钟，善良的侯爵夫人眼里就含着泪水，吉娜也变得严肃起来。

① 指券，1789年至1796年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

“‘怎么说？中尉先生，’吉娜对我说，‘三两面包！’

“‘是的，小姐。可是一个星期里还有三天发不下来，而且我们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比我们还要苦，我们经常把面包分点给他们。’

“离开饭桌的时候，我让侯爵夫人挽着我的胳膊，一直把她送到客厅门口，然后又赶紧走回来，把仅有的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赏给伺候我吃饭的仆人，而对这个埃居的用途我曾经抱过多少幻想啊。

“过了一个星期，”罗贝继续说，“事实证明，法国人并没有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台尔·唐戈侯爵于是从科摩湖^①边他的格里昂塔^②城堡里回来了；他是在法军迫近时，撇下年轻貌美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在战火之中听天由命，自己却勇敢地躲到城堡里去的。这位侯爵对我们的仇恨和他对我们的恐惧程度相等，也就是说，到了无法衡量的程度。在他和我应酬的时候，那张苍白、虔诚的肥脸看上去真是好笑。他回到米兰的第二天，我从六百万的军税中分配到三奥纳^③呢料和两百法郎。这一下我又抖起来啦，我成了两位贵妇人的舞伴，因为舞会开始举办了。”

罗贝中尉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法国人的经历。人们非但不嘲笑这些正直的兵士的贫困，反而同情他们，喜爱他们。

这段喜出望外的幸福和陶醉的时期，前后只有短短的两年。疯狂达到了那么没有节制、那么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我无法加以

① 科摩湖，意大利北部邻近瑞士边境的湖泊。

② 格里昂塔，在科摩湖西边，离湖岸不远，确实有这么一个小地区，高250米，真正的名字是格里昂特。

③ 奥纳，法国古尺度名，合1.188米。

解释，除非是借助于下面这个根据历史考察得来的深刻的见解：“这个民族已经苦闷了一百年。”

南方国家原来不把寻欢作乐当作一回事，过去在维斯康蒂家族^①和斯佛尔查家族^②那些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宫廷里，这种风气是十分流行的。可是自从一六二四年西班牙人征服米兰公国^③以后，在那批阴沉、多疑、傲慢而又经常担心有人谋反的主人统治之下，欢乐也就销声匿迹了。老百姓染上了统治者的习惯，受到一点极小的侮辱就想用匕首去报复，及时行乐却不怎么去想了。

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国人进入米兰，一七九九年四月他们在卡萨诺战役^④以后被赶出去，在那一段期间，狂喜、快活、寻欢作乐、对一切阴郁的甚至合情合理的情感的忘怀，达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年老的百万富商、年老的高利贷者和年老的公证人为例，他们也暂时地忘掉了发愁，忘掉了赚钱。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贵族，仿佛对人人欢乐、个个心花怒放景象赌气似的，退隐到乡间的府邸去。事实上，在摊派为法军征收的军税时，这些富贵人家也总是倒霉地摊到大份儿。

台尔·唐戈侯爵看不惯这样的欢乐，他是头一批回到科摩^⑤的另一面，他那雄伟的格里昂塔城堡去的一个。女眷们也曾经领

① 维斯康蒂家族，意大利伦巴第的贵族，1277年到1447年间是米兰公国的统治者。

② 斯佛尔查家族，意大利的贵族，1447年至1535年间统治米兰公国。

③ 米兰公国，中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封建国家。

④ 卡萨诺战役，1799年4月，奥俄联军在意大利北部的卡萨诺城大败法国军队。

⑤ 科摩，意大利北部城市，在科摩湖边。

着罗贝中尉到过城堡。这座城堡所处的位置大概在世上是独一无二的了，它矗立在美丽无比的科摩湖畔的一片一百五十尺^①高的高地上，俯瞰着大部分的湖面；从前曾经是一个要塞。从堡内各处刻着纹章的大理石上可以看出，它是台尔·唐戈家族在十五世纪建造起来的，那儿还可以看到吊桥和深深的城壕；城壕里虽然已经没有一点水，但是仗着八十尺高六尺厚的围墙，城堡是挡得住一次突然袭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生性多疑的侯爵才把它爱如珍宝。周围有着二三十个忠诚的奴仆，他就不至于像在米兰那样提心吊胆；他认为这些奴仆对他忠诚，显然是因为他除了骂他们，就从来不开口和他们说话。

他的恐惧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在离格里昂塔三法里的瑞士边境上，有奥地利派来的一个间谍；他积极地和这个间谍通消息，帮助战俘们潜逃。这件事很可能引起了法国将军们的重视。

侯爵把年轻的妻子留在米兰，处理家务，负责筹划摊派到 casa del Dongo^②（当地的称法）的军税。她想设法把税额降低，因此不得不去拜访一些担任了公职的贵族，甚至还得拜访几个很有势力的非贵族人士。突然在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侯爵已经在安排年轻的妹妹吉娜的婚事，对方是一个非常富有，门第又极为高贵的人物。但是这个人头发上扑粉^③，因而吉娜在接见他的时候常常忍不住哈哈大笑。不久以后，她就干下了嫁给彼埃

① 本书中用的尺是指法国古尺，约合 0.33 米，1 尺分 12 寸。

② 意大利文，“台尔·唐戈府”。

③ 头发上扑粉是欧洲古已有之的习俗，而且还是宫廷礼节中的一个规定，资产阶级革命后，极端君主主义者严格遵守它，而自由主义者却加以蔑视。

特拉内拉伯爵这件傻事。其实伯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流人，长得挺不错，但是他家里一代比一代败落，而最丢脸的是，他是一个新思想的热烈拥护者。彼埃特拉内拉在意大利军团^①里当少尉，这就更叫侯爵失望了。

在这狂热和幸福的两年以后，巴黎的督政府^②摆出坐稳了江山的君主的面目，对一切不是平庸的东西都表示憎恶。督政府派到驻意大利的军队中来的那些昏聩无能的将军，在维罗纳^③一带的平原上打了一连串的败仗，而正是在这些平原上，两年曾经出现过阿尔科和洛那托^④的奇迹。奥地利的军队又逼近了米兰。当了营长并且在卡萨诺战役中负伤的罗贝中尉，最后一次来到他的朋友台尔·唐戈侯爵夫人家里寄宿。离别是悲伤的。罗贝和随法军撤退到诺维^⑤去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一同动身，年轻的伯爵夫人也坐上一辆大车跟着军队走了。她的哥哥拒绝把她名下的那一份家产分给她。

接着就开始了那个旧思想重新抬头的反动时期，米兰人称它为 i tredici mesi（十三个月），因为他们实在很幸运，这次愚蠢势

① 意大利军团，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参加法国军队的外籍军团，是在拿破仑第一次远征意大利（1796—1797）后，由督政府建立的。

② 督政府，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新历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丹东派、沼泽派联合吉伦特派残余分子，利用革命政府群众基础的削弱，发动政变，推翻雅各宾党专政，建立热月反动统治，共和4年雾月5日（1795年10月27日）成立五人督政府。

③ 维罗纳，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威尼斯西面。

④ 阿尔科和洛那托，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两个村庄。1796年拿破仑曾在这两个地方大败奥地利军队。

⑤ 诺维，意大利北部村庄。1799年8月15日奥俄联军曾在这个地方打败法国军队。到此时，法国失去了意大利的全部土地。

力的重新抬头，到马伦哥^①战役就结束了，前后只有十三个月。那班老朽、伪善、阴沉的人物又都出来主持各项事务，重新掌握社会的领导权。不久以后，那些始终忠于正统观念的人就在各处村子里宣告，拿破仑恶贯满盈，已经在埃及被马木路克卫队^②绞死了。

那些避到自己的庄园去赌气的人，渴望着报复，现在都回来了。在他们当中，台尔·唐戈侯爵以狂暴出名。他那激烈的态度自然而然地替他在这派人物中取得了首脑地位。这群老爷在无所畏惧的时候倒是挺正派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惊魂未定，所以千方百计地撺掇奥地利将军，居然使得这位相当善良的人相信严酷是顶好的政策，下命令逮捕了一百五十名爱国者，而他们都是当时意大利最优秀的人物。

这些人很快就被押往卡塔罗湾^③，投在地洞里。潮湿，特别是饥饿，使这批坏蛋迅速地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台尔·唐戈侯爵得到了显赫的官职。他把可耻的贪婪也算作他的许多美德之一，所以常常公开地吹嘘自己连一个埃居也不寄给他妹妹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仍旧陷在疯狂的爱情中，她不愿意离开她的丈夫，正跟着他在法国挨饿。善良的侯爵夫人一筹莫展，最后总算从她的首饰匣里悄悄拿了几粒小钻石。这个首饰匣她丈夫每天晚上都要收去，锁在他床底下的一只铁箱

① 马伦哥，意大利西北部村庄。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第二次远征意大利，在这个地方打败奥地利军队，接着重新占领意大利整个北部。

② 马木路克卫队，13世纪埃及苏丹开始利用奴隶组成的常备军骑兵团。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期间，曾经击败这支军队。

③ 卡塔罗湾，科托尔湾的意大利称呼，在欧洲亚得里亚海边，现属黑山共和国，当时属奥地利帝国。

里。侯爵夫人给她丈夫带来了八十万法郎的陪嫁，可是每月只得到八十法郎的零花钱。在法军退出米兰的十三个月里，这样一位胆小的女人竟想出种种借口，一直没有脱下过黑衣服。

必须承认，仿照许多严肃的作家的笔法，我们的主人公的故事也是从他出世的前一年开始的。这个主要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法布利斯·瓦尔赛拉，照米兰人的称呼法是台尔·唐戈 marchesino^①。他不早不晚，正好在法国人被赶走的时候出生人世，命里注定，做了台尔·唐戈侯爵的第二个儿子。至于台尔·唐戈侯爵，这位如此显赫的大贵族，读者已经见过他那苍白的肥脸、虚伪的笑容和对新思想的无限仇恨。全部祖产的继承人是长子阿斯卡涅·台尔·唐戈，他和他的父亲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在他八岁，法布利斯两岁的那年，一切门第高贵的人都以为早已被绞死的波拿巴将军，突然又从圣贝纳德山^②上下来。他进入米兰；这一个时刻在历史上又是独一无二的；请读者自己去想想整个民族兴奋得发狂的样子吧。没有几天，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获胜。以后的事就不用再说了。米兰人的狂热达到了顶点，不过这一次却掺杂着报复思想，因为这个善良的民族已经被教会了憎恨。不久，那些流放到卡塔罗湾的幸存的爱国者回来了。举国欢腾，庆祝他们的归来。他们苍白的脸色、惊恐的大眼睛和枯

① 读作“玛尔开西诺”。在当地借用德意志的习俗中，这个尊称被用来称呼侯爵的所有儿子；“contino”被用来称呼伯爵的所有儿子，“contessina”被用来称呼伯爵的所有的女儿，等等。——原注

在本书译文中，以后这个意大利字径译为“小侯爵”。

② 圣贝纳德山，意大利北部与瑞士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区，1800年5月20日拿破仑第二次远征意大利，率军由此处的山口打入意大利，该年6月2日进入米兰。

瘦的肢体，与那四面八方爆发出来的欢乐形成奇特的对照。他们的到达成了那些嫌疑最大的人家出走的信号。最先逃到格里昂塔城堡去的人中间有台尔·唐戈侯爵。这些显贵人家的家长满怀仇恨和恐惧，但是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却想起了第一次法军驻留期间的欢乐，她们惋惜不能到米兰去参加那些在马伦哥战役之后立即在 Casa Tanzi^①举办的、非常愉快的舞会。在战胜后没有几天，负责维持伦巴第治安的法国将军发现，所有的贵族的佃户们，所有的乡下老婆子们，非但不再把一天内连克十三座要塞，改变了意大利命运的马伦哥战役的惊人胜利放在心上，反而光想着布里西亚^②的第一位主保圣人^③圣乔维塔的预言。照这个神圣的预言说来，法军和拿破仑的好运从马伦哥战役算起，到第十三个星期就要结束。台尔·唐戈侯爵和所有赌气避在乡下的贵族都相信这个预言，要是替他们找点理由辩解的话，那就应该说，他们倒是真心相信，并非开玩笑。这班人一辈子没念过四本书。他们公开地准备十三个星期后就回米兰。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法国那一方面却获得了许多新成就。拿破仑回到巴黎，正如他在马伦哥战役中从外敌手里挽救革命一样，用贤明的法令又在国内挽救了革命。躲在自己城堡里的伦巴第贵族们于是发现，他们当初误解了布里西亚的主保圣人的预言：应该是十三个月，而不是十三个星期。十三个月又过去了，而法国的好运却仿佛还在与日俱增。

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一〇年这进步和幸福的十年我们就不加细

① 意大利文，“当齐府”。

② 布里西亚，意大利北部大城市，位于米兰的东面。

③ 主保圣人，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常常奉基督教圣人为城市、村镇等的保护者，称为主保圣人。

说了。这十年的头几年法布利斯是在格里昂塔城堡度过的，他和村里的农家孩子在一起，使过不少拳头，也挨过不少拳头，他什么也没有学，甚至连字也没有认。后来，他被送到米兰，进了耶稣会^①的学校。他的父亲侯爵，坚决要求在教他拉丁文的时候，不要教那些一味谈论共和政体的古代作家的文章，而要教他念一本富丽堂皇的书，其中插有一百多幅版画，都是十七世纪艺术家的杰作。这本书就是帕尔马大主教法布利斯·台尔·唐戈在一六五〇年刊印的台尔·唐戈侯爵瓦尔赛拉家族的拉丁文家谱。瓦尔赛拉家族的发迹主要是在武功方面，那些版面描绘着许多战争场面，每一幅都画着本族的一位英雄举剑猛刺。小法布利斯非常喜欢这本书。他的母亲宠爱他，不时得到许可到米兰来看他；但是对于这种旅行，她丈夫是从来不给她钱的，而总是她那小姑子，可爱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借给她。法国军队回来以后，伯爵夫人已经成为意大利总督欧仁亲王^②宫廷里最显赫的贵妇人之一。

她在法布利斯第一次领了圣体以后，得到一直过着自愿的流亡生活的侯爵许可，有时把他从学校里接出来。她发现他是个与众不同、聪明伶俐、十分庄重，却又面貌漂亮的孩子，放在一位上流社会的女人的客厅里，一点都不丢脸。另一方面，他却极其无知，不过才会写字而已。伯爵夫人在什么事上都表现出她那热

① 耶稣会，天主教修会。除修会一般会规外，强调会士须对教皇绝对服从。16世纪至17世纪，耶稣会的主要活动，是反对欧洲宗教改革和维护教皇封建统治。耶稣会士的名字在欧洲已成为“奸诈者”“阴险者”的同义语。

② 欧仁亲王（1781—1824），拿破仑的继子。1804年拿破仑称帝后，1805年便把意大利共和国变成王国，在米兰为自己举行了意大利国王加冕式，并任命欧仁亲王为总督，即充当由他建立起来的附属国的统治者。

情的性格，她答应保护学校的校长，只要她的侄子法布利斯能有惊人的进步，能在学年终了得到许多奖。为了使他在各方面配得上得奖，她每星期六晚上都派人去接他，往往要到星期三四才把他送还给他的老师们。那些耶稣会会士虽然受到总督欧仁亲王的爱护，然而根据王国的法律是不准在意大利立足的。学校的校长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跟一个在宫廷里举足轻重的女人交往，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才不会去想到埋怨法布利斯缺课的事呢。到了年终，比以往更加无知的法布利斯得到了五个首奖。于是，雍容华贵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由当了近卫师师长的丈夫和五六位总督宫廷里最重要的人物陪着，到耶稣会学校来参加发奖典礼。校长受到了上级的称赞。

盛大的宴会是和蔼可亲的欧仁亲王极其短促的统治时期的特色，每次宴会，伯爵夫人都带着她侄子去参加。她仗着自己的势力，使他当上了骠骑兵军官，十二岁的法布利斯已经穿上骠骑兵军官的军服。伯爵夫人看见他丰采动人，十分喜欢，于是有一天请求亲王赏他一个少年侍从的职位，这意味着台尔·唐戈家族的归顺。第二天，她又不得不来求总督无论如何也要看在她的面上忘掉这项请求；这项请求仅仅只缺少未来侍从的父亲的同意，可是他一定会断然加以拒绝的。这件荒唐事使得正在赌气的侯爵不寒而栗，后来他找了一个借口，把小法布利斯叫回格里昂塔。伯爵夫人极端看不起她的哥哥。她认为他是个愁眉苦脸的蠢人，一旦掌权又会变得很凶恶。但是她实在喜欢法布利斯，在十年不通书信以后，居然写了一封信给侯爵，向他讨还她的侄子。她的信没有得到答复。

法布利斯回到他那些绝顶好战的祖先建造的、阴森可怕的府